郎潛二筆

燕下鄉脞錄卷十三

鄞　陳康祺著

聖祖皇帝八歲

世祖賓天十一歲

慈和皇太后崩逝當時呼搶哭踊盡禮盡哀

聖孝純誠已爲薄海傳誦比康熙二十六年值

太皇太后違豫

上躬侍寢榻廢餐輟寐衣不解帶者至一月餘復自宮

中步禱

南郊親製祝文詞義懇篤爲太常宣讀之際涕泗交頤文

武從官靡不感泣以上略見前筆既遭
慈壼大喪三日以內悲號無間饘粥水漿不入於口居
廬席地毀瘠過甚至於昏暈嘔血
梓宮啓攢之夕攀慕不勝左右大臣固請升輦
上堅不就觿斷去車靷慟哭步送刻無絕聲毎昇校更
番輒長跪伏泣直至郊園
殯宮顏悴足疲悽感衢陌又傳
旨回宮之日仍居幕次乾清門外並定志服三年喪不
忍以日易月經王大臣等屢疏乞既葬除服祇行心喪
臺省諸臣引經据古切諫過中太學諸生咸以節哀順

禮爲請

上骨立長號勉釋衰絰而有觸輒痛憂瘁慘損之容閱

三年不改

聖祖之至德純孝洵虞舜後一人已詳見崑山徐尚書

憺園集尚書蓋其時襄理喪儀者

乾隆辛丑進士李惺以錢唐令起家洊升順慶守告養

起復年七十餘矣長髯髟髟華采焰鑠陛辭日

上甚賞歎令赴政事堂其觀之同時以爲異遇見陳太

僕兆崙紫竹山房詩榮哉此髯眞可謂絶倫超羣矣

前卷紀朝鮮士人私諡翁覃谿爲文達以爲藝林佳話

茲誦張石洲㐆齋集爲朝鮮貢使題畫詩知貢使之師

金正喜前充貢使時慕

中朝儀徵相公之學別署阮堂阮堂爲彼國通儒性喜

古籍朱氏算學啟蒙中國久軼阮堂於其國得之攜以

來京展轉入儀徵手爰屬羅君次球校算付梓道光朝

士多與阮堂師弟納交石洲亦嘗以儀徵所著詩書古

訓及自撰亭林年譜郵贈詩中所云敬以老阮書用慰

阮堂情是也近賢自蘇齋而後江號鄭堂李字鄦齋各

自明其瓣香所在不圖此俗沿及東瀛

平定張石州穆以優行貢成均道光已亥應順天鄉試

命依式畫墨二一本以一本藏上書房一本恭送

盛京藏弆示不忘

先朝桓烈之勳也

本朝八旗勁兵善以少擊衆葢

家法也

太祖以十三甲破尼堪外蘭薩爾滸之戰

太宗以三十精騎敗明兵四十萬載在瑣書千古無對

矣頃讀開國方略

太祖丙戌四月破哲陳部諸路兵於界藩南山乃以四

人而敗八百人之衆尤爲

神武邁倫四人者

太祖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延布祿烏凌阿也

江南人文甲天下每鄉試合江甯江蘇安徽三布政司所屬士子恆萬六七千人入鎖院時唱名授卷竭一晝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擁擠顛仆者林文忠公爲監臨創設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世謂文忠當官無一事不盡心故無一事無良法誠然

河工爲

國家漏巵二百年矣道光十一年林文忠公擢東河總督奏言稭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垛灘垛併垛諸名

民排抽拔拆視難知底裏遂將南北十五廳各埽逐查
有弊者察治所屬懍然歲省度支無算得
旨向來河臣從未有如此精核者
林文忠公以粵事議戍有門下士官陝迎謁公微露不
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盡其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
行也夫人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若此得保首
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按前卷紀沈文肅公困守廣信卒完危

局並述及林夫人內助之功文肅文忠快壻也然則文肅夫人徵特大義素聞抑非是毋不生是女已
乾隆中大庾戴第圃僕少請增至聖誕辰祭祀
高宗諭曰國家尊師重道備極優崇自有常制援据禮經實不同於尋常廟祀戴第元乃欲於彝典之外輕增一祀轉爲褻越不足以昭隆禮士不通經所奏宜擯原摺發還
故事琉球國間歲一貢道光十九年
詔改每四年遣使朝貢是歲中山國王尚育咨達閩撫謂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

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船出入閩疆歲須時憲書得以
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船載回應
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
則豐歉不齊入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
制時撫閩使者爲吳文節公文鎔疏聞
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眞摯如所請行並
允令陪臣子弟隨同貢使入監讀書按琉球臣服
大朝最稱恭順在我
國家八荒亭毒原望其承庥衍緒永爲瀛海維屏也
中興名將帥世隸旗籍者必首數塔忠武及今將軍都

興阿公天下無異詞其驍果任戰豎樹大勳與兵事相始終尤以忠勇公多隆阿爲八旗勁旅中功第一顧世猶謂公突將耳乃其料敵審機出奇不測雖韓淮陰魏武帝不復過之咸豐八年冬公偕提督鮑超禦安慶援賊一日賊犯鮑軍急來請援公辭不赴特張樂宴諸將酣呼達旦賊偵知無備遽舍霆營乘夜來襲公預伏兵要隘賊至大敗之十一年七月賊由英霍趨太湖連營數十里公命佯敗以誘之稱病甚不能督軍賊至偃旗息鼓閉關不出賊大詈如弗聞也者如是數日夕賊終疑之尋獲我閒諜謂公實大病遂來犯公預伏二十營

於左右路賊至夾擊皆棄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擊捷報日聞一夕公登轈車遠眺曰賊衆十倍我連戰皆挫今知吾所在夜必來劫營乃潛徙其軍賊夜至得空營大驚自相踐藉死無數引去安慶之克公功最多蓋天授將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

多忠勇公治軍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賞健士恤傷亡官文忠公知公貧郵寄三千金贍其家公知之馳卒追取爲戰士購征袍方公盩厔受創時

上發內府珍藥敷治並

命黑龍江將軍傅知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忠勇無家

其子絜衣葛屨寄食親串將軍貧以行裝始得上道忠勇遺疏有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確非虛語

長沙陳岱雲太守源兗生平以氣節自高與曾文正公爲密友卒殉咸豐三年廬州之難官編修時分校禮闈首輔穆彰阿有子與試分試十八人皆其門下士也十七人者爭覓公子卷冀得一當獨憚太守方正卷適在太守房以藝劣未呈薦同事物色之且以情告太守亟加批抹焉穆相無如何也

徐司寇被議放歸欲延潘次耕於家而亭林書尼之其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尊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

今且欲延一二壓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讀此知當日崑山兄弟鄉居怙勢招致賓游蘭艾梟鸞雜然並進其氣燄實不可近故亭林痛嫉之也

李學士中簡值

上書房最久　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秋

上偶以鳩喚雨命題試

內廷諸翰林學士詩最先成中一聯云巡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即小喻大時皆稱其得體

汪容甫少狂放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即大笑出孫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時僑居揚州者程太史晉芳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衆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已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詼諧皆此類

稚存太史容甫明經同肄業揚州書院一日偕至院門

外各跨一石後猊談徐氏讀禮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貴倨肩輿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揖商人述連日趨謁狀商人微頷不答容甫憤甚潛往拍商人項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識向之趨揖者乎曰亦不識也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懊喪登輿去夫商人謁山長某生之趨出足恭自取辱也於石後猊上談讀禮通考者何與講學家聞之必以容甫為誕率然今日講學家一遇冠服貴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誕率也蓋汪先生一某先生者百也

蕭山湯文端相國金釗每遇奏事日前一夕宿澄懷園必靜數更籌頻問晷刻偶假寐輒矍然起坐自咎失時其小節必謹如此

萬古愁曲子沈鬱詭瓌於自古聖賢君相信筆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明遺民歸莊元恭所作魏叔子元恭壽序及之沈繹堂詹事荃謂

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歌以侑食黍離麥秀之歌乃獲播於

興朝之鍾呂亦異事也按元恭與亭林齊名即前筆所稱歸奇顧怪者

陶紫笥進士元淳崑山常熟兩尚書之鄉里也年少八

都能文章尚志節季野百詩皆忘年交之崑山領史局
季野爲之任考索而頗爲紫筍以文已而爲忌者所排
賦崑山絕紫筍甫通籍一日在翁邸翁之子妄人也辱
何義門於衆中紫筍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
子甚不直紫筍紫筍長揖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
使陶生不爲翰林請從此辭已而果不與館選出令粤
之昌化有惠政嗚呼紫筍設當時稍依違其閒驥尾青
雲宜可旦夕致通顯然而冰山一頹西江莫濯安得復
與萬閻諸老宿追逐於文苑儒林二傳中哉
仁和沈端恪公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爲僧

世宗夙耽禪悅一日公獨對
上問之曰汝於宗門必多精詣試言之公對曰臣少年
潦倒偶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之學以報
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
陛下爲釋迦臣卽有所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
上改容頷之公眞受孔子戒者矣　按臨川李侍郎在朝
世宗嘗問汝於書無所不讀則二氏諦所盡通侍郎對曰主臣向於藏經
亦諦觀之然無補於天下國家　上笑曰汝言良是二

公奏對若合符節前
筆末詳爰附紀之
曾文正公致其弟成毅伯書云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眞不可及吾輩當以爲法讀此見文忠之情操亦見文正兄弟之志趣
道光二十九年
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視事不趨餉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
皇四子（敬按郎文宗顯皇帝）始代閱章奏召見大臣事甫畢而
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
天子篤疾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也見曾

文正公日記按是則與初筆引季文敏
所紀互有詳略謹補錄之
高要張忠武公年十五賈廣西貴縣爲土豪所辱忿卒
衆毆其家官名捕亡命江海伺奸商罣吏奪其貲羈孤
旅客戒其曹不得輒犯人爲之語曰儕弱鋤彊張嘉祥
嘉祥公原名也
張忠武公駐師金陵大小數百戰未嘗挫衄一日偶傷
指向忠武以聞
文宗軫念馳
賜御用藥散公深感焉自向公卒和帥驕愎忌公功遇
事齮齕公度不濟誓以身殉抉一指寄家示無還意蓋

是指即用

御藥醫痊不欲使落賊手也

以翰林入直軍機者上元董文恪公致增其一也按公乾隆甲五十二年一出爲外吏强毅不阿任川藩時俗尚華侈三名進士

公力矯之務爲儉約每公宴誡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

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即返去勒公爲之

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尚爲一變蜀人兩賢之

何子貞太史在國史館每日手鈔十頁錄東華錄所不

載而事有關係者約五十字曾文正日記謂爲敏而好

學太史所鈔不知今尚存否

同治三四年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買三十文一斤後漸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慘矣今兵事大定年穀屢豐願有位者無忘在莒也

同治間奏裁南河各官計裁去河督一缺河廳十缺佐雜六十四缺武員七十六缺新添總兵一缺改二十四營爲十營留舊操防兵二千七百餘人以修防改爲操兵五千九百餘人每年省工程銀一百三四十萬兩省廉俸三萬餘兩曾文正謂近來大政此事最有條理噫承平二百年

國家崇尙寬大不復校及細微自海上多故軍謨地險

時有遷改冗兵覆吏獨南河也歟哉

阮文達精心金石文字能以彝鼎諸器通倉籀之學其所輯積古齋鐘鼎款識離奇炫燿貫串墳典嗜古者家置一編矣顧是書雖由文達審定而編釋屬稿實出平湖朱侍郎爲多侍郎文達弟子也其初稿尚世守先署已名後改題文達著盜厓路慎莊獨山莫友芝咸有跋路莫亦文達門下士言當不誣康祺按是書考覈釋文達篤歐薛文達與侍郎皆當代藎臣碩學雖不必以之爲重輕而攘奪精廑功不可沒也

林文忠公服官中外常以封翁暘谷先生飼鶴圖珍襲

行勝編索題詠一時作手闡述其先德甚詳此舉尋常不足錄而齊東之言有謂文忠本徐姓育於封翁通籍後每自鬱陶者可灼然辨其謬矣

上海顧少詹以舉人擢用翰林官至三品其遇甚奇雍
正七年閏月
世宗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舉人顧成天皇城草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
心因傳
旨詢問蔡嵩顧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

聖祖仁皇帝輓詞六章詞意悲切

上覽之淒然墮淚

諭稱以未登仕籍之人懷感恩戴德之誠惻則其秉性

善良居心忠厚可知皇城草一詩乃別有寄託爲不如

已意之人而作因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部引

見聽候錄用成天遂仰蒙

眷眡洊陟清班

先聖皇之慶賞刑威不設成心如此

乾隆三十七年木果木之變李恭勤公世傑方以蜀臬

總理登春潚樏臺值黑夜降番猝發大學士溫公戰死

糧臺在促侵者百無一存公聞變集夫役擇險踞守遙望隔山賊衆如蟻風馳電捲而來四無援兵審勢不敵因下令曰事亟矣棄此不保是資寇也糧宜亟焚帑則任爾曹取之不爾罪既以一炬盡儲得夫役咸擕白鏹遁避內地公退保老營今隸撫邊屯距美諾三十里飛檄日隆關官屬凡逃兵入關置第善款之檢搜腰纏而薄賞其行旅帑藏竟得無缺是役也糧不被掠帑仍運回夫役不亡失一名錄功最懋

恩賞孔雀翎公饒權術而有毅然任事之略肫然愛民之誠其由流外至兼圻非幸也宜也

銅山張督部亮基初以中書從王文恪公治河工適林文忠謫襄河務獨契公時公嘗𨚫河弁餽金三千文忠密識諸簡末以告人也逮公爲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賜環授滇督公道謁焉文忠權甚出手籍記𨚫金日月公㦬然異之蓋不復省記矣公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賢若渴殆未易於今人中求之按文忠嘗疏薦公云其才勝臣十倍宣宗始知公可大用文忠之識公實基於𨚫金一事

百文敏公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貽皖撫董文恪敎曾詩有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及盜魁張保就撫文恪遺書曰昔蒙贈詩當更一字

爲撫賊歸來也文敏報書引咎
百文敏壯年官京師有子不育屢荷
仁宗垂廑嘉慶十六年九月
萬壽之辰樞臣面奏公得子
上喜甚下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年任事有
天祐老年生子朕甚爲欣悅可錫名札拉芬敬按國語長壽也
稗封疆故得上蒙
公奏謝
手詔優答有天賜麟兒語
堂廉一德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矣

同治三年粵匪平長江奏設經制水師以一提督節制

五鎮官兵首被

命膺此選者三等男長沙黃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隸

曾文正戲下久任軍事力濟巨艱功與彭楊埒初隸水

軍方監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正青長五六寸隱見無

忽或曰此黃河廟中常示現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觀之

信嗣是公每戰龍見則必捷戊辰秋官軍壁捻寇於燕

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慮賊之潛逝也

禱於龍神廟禱畢龍復見水不雨而漲賊突圍不濟遂

盡殲焉公忠忱耿耿戰績洸洸訓士則以匈奴未滅爲

激昂論功則以雍齒且侯爲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繇來矣

今長江提督黃公初從曾文正游夔州鮑軍門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貲罄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置酖將與其夫人飽飫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亟往敂門則戶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對案舉箸公問何爲以實對公唶曰壯士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奈絕食何公曰子主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庸有種耶鮑泣拜公遂挈以歸進之曾文正不數年鮑由步卒起戰比有功

官浙江提督

封一等子與公對樹旌節列爵首並海內識與不識爭以郭李韓岳相比擬然則鮑固人傑公亦鉅眼矣哉

成毅伯爵公之撫晉也值山右大祲赤地千里前撫噤不以聞公下車即飛章請命於是公私賑貸集金粟至亡算貧民始蘇能山典史朱克敬筆記稱公初次禱雨未即應下令誡所部官吏畢至壇紳士自廩生以上皆集積薪寨廟門誓次日不雨即自焚雨果應時至晉父老感泣謳歌乃家尸而戶祝之論者謂公此舉視昔年攻拔金陵平積年僭號之賊功相等蓋一則奪數百萬

生靈於豺貘封豕之吻一則活數百萬生靈於溝瀆餓殍之餘前古勛臣未有斡回元化大任疊肩建立如斯其偉者也

吳文節公文鎔自道光十八年奉
命查辦安徽浙江江甯東河各事件副蕭山湯相國以行回京師

授福建巡撫調湖北復調江西調浙江擢雲貴總督調浙閩復調湖廣遂殉粵匪之難前後十有七年自出國門每旦必焚香北向跪拜雖郵程戎幕亦然見公年譜

楚人好鬼越人好禨自古而然雲貴僻處天西其崇信

鬼神乃復不亞中土省城舊有華光寺城內外與之同
名者凡數十處俗稱某天子廟又曰某天壇某天臺住
持僧道揑設無稽神像詐言禍福欺民漁利道光間督
部吳文節公撫部銅山張公深惡之檄屬親督兵役將
各州縣所供奉不經之土木偶像投之溷流並將廟宇
分別毀拆或改為善堂義塾或改祀正神淫祀遂革
嘉慶十四年殿試後兩月給事中花杰誣劾戴文端公
營私舞弊各款並連及狀元洪瑩謂與戴衢亨交結情
密故援引為一甲一名
仁宗特派滿洲軍機章京將洪由福園門帶至上書房

命二阿哥監看令其默寫試策核與原卷相符
上稱爲眞才實學並以洪橫被誣詆
賞紗二件以示獎異花杰所劾文端他事經諸大臣會
訊均係子虛交部議罪按文端賢相洪亦宿學之士花
杰乃欲以青蠅貝錦之伎倆欺蔽
聖明洵自貽伊戚矣
嘉慶十三年以誕育　皇長孫中外大臣具摺陳賀侈
陳吉祥疊奉
嚴諭斥責提督仙鶴齡摺中至有誕育重熙承華少海
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諸語

上益震怒將仙鶴齡及擬稿之尚書郭裕昆改擬之蘇
友石先幾先後降
旨褫職治罪有差
乾隆二年五月
特旨準本年浙進士條奏地方利弊
康熙中準夷入寇
聖祖命大學士李文貞公著之遇復之上六文貞變色
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
親征果大捷經生家之拘文牽義終不如
聖天子之應天順人也

燕下鄉脞錄卷十三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四

鄞　陳康祺著

國朝先正事略搜羅宏富其業偉矣頃讀其文集

平江李元度編次

國朝先正文略自序發端

祖德揚詡

神功薈最

列聖御世諸大政提綱舉要以類相從足爲掌故

者之一助敬節錄之三代下得天下者以漢明爲正然

亭長也僧也於前代究有君臣之誼我

朝龍興東土與前明為敵國明運告終中原無主吳三
桂迎請入關定鼎葬莊烈帝以禮令臣民服喪三日於
揖讓征誅外別開一局得國之正此其一
聖祖御宇六十一年
高祖御宇六十年為
太上皇又四年各以一朝絜梁唐晉漢周五代而復過
之自殷中宗後無能企及者享國之永此其一中國既
大一統又合以東三省內外蒙古前後藏及雍正中滇
黔川楚粵改土歸流諸郡縣乾隆中復蕩平準部回部
拓土二萬里為開闢以來所創見疆圉之廣此其一

國初平大小金川平臺灣平西藏平新疆其在內地則平甘回平湖貴苗平川楚教匪平粵寇捻寇及黔之苗匪教匪滇及陝之回匪皆若炳炎火以燎枯蓬武功之盛此其一自康熙三十年至乾隆六十年詔普免天下錢糧凡八次蠲免七省漕糧凡二次其餘因恩詔因軍務因水旱偏災蠲豁民欠者不可以億兆京垓計蠲卹之優此其一康熙中減地丁銀四十萬雍正初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浙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

南地丁銀三十萬舉南宋前明之苛政以次除之減賦之仁此其一自古有丁即有役康熙五十二年
特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四年
詔攤丁於地別無力役之征宮中有大工役發帑雇工給傭值如平人乾隆十一年停婦女編審二十七年并停編審民間益相安於無事力役之寬此其一功令死刑分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雖情實而不勾決者勾四之日
皇帝賜大學士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侍先時繇部核定爰書加以九卿會議法司簽商盡有司定讞至

予勾決吏心目以數十計凡肉刑及夷三族廷杖下鎭
撫司獄妻女發樂籍諸條一概革除刑獄之平此其一
自古宦官女禍至漢唐而極漢之十常侍唐之門生天
子明之九千歲及呂武韋諸后覆轍不可枚數我
朝宮闈肅穆內官不過六品斜封墨敕諸稗政一掃而
空之
家法之善此其一前代人主率躭安逸明神宗二十八
年不見大臣我朝
列聖宵衣旰食無日不召見臣工文自知縣武自守備
以上一一寓目雖在萬里外纖悉必聞政治之勤此其

一凡興朝於勝國諸忠義多讐視之
國初甫入關即
褒卹崇禎殉難諸臣
欽定通鑑輯覽
命附紀唐桂二王事蹟
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凡明季抗王師殉節及建文朝
殉難諸忠並予專諡通諡所以維萬世綱常也忠義之
崇此其一 凡降將宣力興朝殷士裸將周京皆締造時
所不廢然臣節當爲之坊乾隆中
特命國史館編立明季貳臣傳得諡者追奪之雖有功

不貸又

命貳臣傳分甲乙二編俾人品仍有區別以示萬世之

公衮鉞之嚴此其一至若

聖學淵深

天章美富

聖祖御製詩文集百七十六卷

世宗御製詩文集三十卷

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

高宗御製詩文集五百餘卷合詩文四萬二千餘篇古

今儒生窮年箸述無希其萬一者

仁宗
宣宗
文宗聖製奎章後先輝映並能超軼三五
御集之富此其一經史子集各門皆有
列聖欽定之書發凡起例悉衷
聖訓至四庫館攷[illegible]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
八百五十四卷建七閣儲之以嘉惠士林為中經新傳
所未有右文之化此其一 按李氏此作可謂煌煌大文
昔曾文正保摺稱其下筆千言有兼人之才非阿好也
勞文毅公崇光宣力中外練達堅貞其開府滇粵尤為

盤根錯節之遇先是泰西人擾粵海番舶逼五羊城前督葉名琛被劫洪淴依回惜一死粵東大亂西人入居節署及民廛文武官避居佛山鎮會城空無人公聞命兼程抵廣州從者請緩公叱曰非爾所知也屬吏叩馬諫公曰吾奉

天子命來爲督撫不入城將焉往遂單騎疾驅入西人亦駭愕遂與營弁列隊郊迎洋酋請見公見之若無事者及論事則折以理不爲少屈明日商民復業者數千家西人莫測公所爲氣奪因退去其督雲貴也雲南漢回民方互鬬黠者煽爲亂自署督潘忠毅鐸殉難後會

城爲回所踞守土大吏徐之銘輩渡與爲緣公自勘黔案拜總督之

命馳抵昆明僚屬喪氣俟進止或尼其出入公曰吾奉

單騎入廣東邑夷蠻計覩之蔑如也豈懾叛回哉遂入城回漢軍民並郊迎如抵粤時既至語屬吏曰漢回仇殺乃械鬭案非軍務也益開誠心安反仄武員中有持兩端者感公忠藎皆革面以功名自奮滇事始可收拾賊乃漸平公嘗佩小印文曰忠信篤敬至是人益服其可行蠻貊云

康熙初陝西提督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予材武可勝

副將嗣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予前驅繞出武關後
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甯擒渠殲敵
詔擢用予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雍正元年雲南
總兵趙坤
擢貴州提督陛辭日請以其子候補參將趙秉鐸補貴
州提標參將
上允所請三年冬調湖廣提督四年二月復
特命坤子秉鐸調湖廣提標參將此固由
兩聖人度外用人推心置腹而進寶坤以一介武夫公
忠質愨儼有祁奚舉子之風宜其起家卒伍卓立邊功

也
孫文定公官祭酒時嘗舉其弟揚淦爲國子監學正同
時侍郎陳樹萱奏保族弟鹽大使陳大芳大爲
高宗譏責可知
聖朝彰癉無私內舉不避之名亦非巧詐者所能假託
也
以父舉子以兄舉弟前既許之而又有以子舉父一事
雍正六年
上命內外諸臣各保舉一人衡永郴桂道汪樹保舉其
父原任刑部司官汪漋學問優裕政事練達忠愛之性

出於至誠奉
旨汪澐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
聖朝之立賢無方洵書史所未聞者
平滇之役趙襄壯公良棟實爲首功而操守尤不可及
城破時諸將爭取子女玉帛公獨戒所部營城外秋毫
無所犯又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
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一八一歸將軍穆
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公獨以廉潔蒙
聖祖褒獎蓋公雖武夫居然有曹武惠下江南氣象矣
自軍營火器之利興凡百戰名將躬親矢石無不受創

徧體其臨戎日久僅傷一二處者蓋幸事也獨
本朝楊忠武公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皆陷陣衝鋒身
先士卒冠翎屢碎袍袴屢穿而公身從未受豪髮之挫
公晚年
仁宗詢及歎爲眞福將

吳文節公撫浙時鹺商獻羨餘八千金卻之及殉難湖
北家無餘貲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爲賻公子養源曰
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墮先公之
德也敢辭强之卒不受是不媿清白吏子孫矣

咸豐癸丑粵賊由武漢破江下九江不守江西巡撫司

道皆帥師出防會城岌岌市肆晝閉鄧廉訪仁堃方守
南昌揭示曰太守料賊犯金陵志不在我不然敢以八
旬老母爲孤注乎爾軍民其安堵無恐示出市立開賊
果不至而設備益嚴當時江右文吏號知兵者鄧君名
幾與廣信太守沈文肅埒

咸豐閒黃縣相國遭母喪有
詔奪情瀏陽鄧侍御正杰疏劾之
文宗手諭褒答云持論甚正已令其開缺即日扶柩回
籍矣前代羅倫劾鄧州吳趙諸人劾江陵朝拜疏而夕
幾死於杖下以今視昔非

君明臣直烏能轉圜如斯哉

本朝特科得人最盛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得彭少宰孫遹等五十人乾隆丙辰再試鴻博得劉文定綸等十九人乾隆己巳

詔舉經學得吳司業鼎等四人又康熙朝兩次

南巡江浙召試諸生得吳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乾隆

六巡江浙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

三巡山東得初尚書彭齡等十七人

四巡天津得姚文僖文田等十六人

巡幸五臺得龍殿撰汝言等九人他若藍太守鼎元雍

正初以特薦
召試嚴方伯如煜嘉慶初以孝廉方正
召試並稱
旨授知縣皆為名臣而乾隆十七年桐城黃太守良棟
以國子監生肄業期滿奏留亦奉
特旨親試立授赤城令尤為奇遇後亦以循吏稱設
國家自康雍以來拘守秋鄉春會三年一試之成例彼
特科登進諸賢恐槁項黃馘老死蓬衡霾姓名於狐貉
之口也久矣噫
湘鄉劉忠壯公松山從征粵逆捻逆功俱在諸將上入

奏勅回匪縱橫擣盪威震西陲自結髮從戎轉戰十四
行省殊勳茂績有
國史在無庸贅矣當公力攻金積堡礮中左乳創甚張
目語諸將曰我受
國恩未報即死毋遽歸我喪當爲厲鬼助君等殺賊及
官軍平金積堡訊俘稱公盡節後夜輒聞戈馬聲如怒
潮洶至賊疑官軍來襲莫敢解衣臥左侯相駐軍平涼
時一夕聞大聲嗚嗚震山谷察之了無所見疑必有異
未幾捷音至是日馬化隆就擒矣化隆者公所誓不與
俱生之賊魁也見公

敕建祠碑忠義之氣生英死靈紀此事者殆非神奇其說

乾隆初年

上諭古來制誥多出詞臣之手必學問淹雅識見明通始稱華國之選有裨於政事今翰詹官員甚多於詩賦外當留心詔敕掌院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可各以己意擬寫上諭一道陸續封呈朕覽儻有切於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頒發見諸施行則詞曹非徒章句之虛文而國家亦收文章之實用矣庶吉士散館後即照此例行欽拔

高宗是諭實足以培植儒臣俾各儲經邦濟世之略設
永永遵守則西清東觀必無復有空疏不學謬玷華貲
者矣
乾隆十三年三月
孝賢皇后侍奉
東巡崩於德州水程
上深痛悼親製輓詩有
聖慈深憶孝宮壼盡稱賢之句因卽以孝賢二字爲謚
越月復
諭乾隆九年蠶壇成

皇后率妃嬪行親蠶禮求桑獻繭效績公宮數年來新絲告登命官染織御衣以朝以祭皆其所供也章采猶新褘褕遠渺繼自今繅盆餘縷安可復得耶爰命藏諸文笥傳示永久以志遺徽世世子孫其保守之欽哉

聖心眷念至此則二十二年中淑順賢明

內佐之徽音可想矣

寬永爲日本紀年其錢文曰寬永通寶乾隆閒以沿海地方行使寬永錢甚多疑爲私鑄

諭令江蘇浙閩各督撫窮治開鑪造賣之人經兩江督臣尹繼善江蘇撫臣莊有恭疏奏此種錢文乃東洋倭

人所鑄由商船帶回漏入中土因定嚴禁商舶攜帶倭錢及零星散布者官爲收買之例當時原疏引朱竹垞集內載有吾妻鏡一書有寬永三年序又徐編修葆光中山傳信錄內載市中皆行寬永通寶爲據事載高宗實錄按汪大令輝祖夢痕錄稱朱徐二書爲其館某縣時所考得尹文端公大加褒賞遂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作官作幕尤不能不用讀書人之語康祺又按尹莊二公博雅愛士朱徐及中山傳信錄尚非僻書不應專恃龍莊之考核凡讀書宰相一語出宋書竇儀傳儀實未嘗讀書無論王蜀去宋未遠紀元非細事鏡文之識甚不足奇考唐初輔公祏僭號亦稱乾德儀既讀書何竟不能舉及此詳見余貽塈橘廬筆記

乾隆初年大兵西征鄂剛烈劉文正諸公嘗奉
命考西域地名沿革以戎馬倥偬未能就緒事平開西
域圖志館始知伊犂爲烏孫喀什噶爾爲疏勒葉爾羌
爲莎車烏魯木齊爲車師庫車爲龜茲闢展爲鄯善樓
蘭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談地理者不可不
知

咸同中興楚材蔚起其識拔而獎成之展轉推挽以應
名世之期者駱文忠公也公鎭楚蜀經畫儲胥論者以
蕭何關中寇恂河內爲比以湖南復湖北以湖南北復
東南諸行省雖勛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偉矣嘗

舊輔賽尚阿之授鉞也軍過湖湘供張獨薄賽因奏湘
撫吏治廢弛公遂奉
命內召時粵逆已躪及轄境暫留籌防嗣以力完危城
文宗益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於時局者甚大設
當日楚疆不謍文忠被劾入都非列閑曹即淪廢籍二
三豪俊未必盡出風塵舊輔一言不幾長城自壞歟故
大臣任事闒冗庸闇之悳輕忮刻驕奢之禍大
高宗駐蹕盛京祗謁
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
世臣詩藁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

諭謂鄭貳崇階有何迸竄之欵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箠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

諭謂寅淸重秋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懶鳴高何以爲庶寮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

諭以盛京爲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卻

嚴旨斥責卽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署

旌德呂文節公嘗云爲文不經石州訶斥訂正未可示人又言石州擘經似賈長頭考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

詞瑰偉則又似蕭穎士徐仲車吾江陳給事廣寧直聲震天下獨俯首石州曰令斯人若獬豸冠擲立過吾輩遠甚石州即前卷所紀平定張先生也

乾嘉鉅卿魁士相率爲形聲訓詁之學幾乎人肄篆籀家耽蒼雅矣諏經權史而外或考覈彝鼎或訪碑碣又漸而搜及古甎謂可以印證樸學也於是苗先路得君子館甎於河間李申耆得廉頗墓甎於壽州儀徵太傅及桐城吳廷康所得尤夥而陽湖呂堯仙撫部古甎文拓本著錄者至二百五十三甎嘉興馮柳東著浙江甎錄編爲四卷其散見近賢詩文集者幾不可殫述亦一時

風氣然已近聞太倉陸莘農年丈歸安陸存齋觀察所得片塼尤宮惜倘未見其拓本也

莫寶齋侍郎任倉塲時因常州武弁旗丁與州縣互控牽涉多人滿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咨交兩江總督就近鞫之潤祥持不可公不爲屈遂各執奏陳辦

上前

仁宗卒從公議今通州倉塲署滿漢兩察各榜和衷報

國四字

仁宗綸音爲公立也公視學江蘇劾署藩司鄂雲布玩公護短道光二年以通塲盤米事與戶部互訐逮拜三疏措詞峻激王以胡塗昏憒不通文義詆部臣而以洞

忝倉務無逾於臣自謝時戶部滿漢兩尚書皆軍機大
臣方嚮用朝士皆爲公危
上竟不之罪
論稱莫晉所論皆屬因公惟負氣辯論失敬尊之道傳
令降一級爲內閣學士公謝疏有云
主聖則臣自直仰欽
厲世摩鈍之精心
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朝野誦之康祺案戶部覆奏時右侍郎湯文端公獨自行檢舉益信莫公素學必不妄相糾彈故深自引咎也忠實如兩公足爲吾越人重矣

黟俞君正燮宏達淵涵愷深經術嘉道間一通儒也公車久不遇道光癸巳儀徵太傅主會試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榜發報罷已而知卷在王菽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綑束置高閣儀徵竟未見也後十年爲人述此事猶扼擥太息禮部既得君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爲醵金付彫卽今所傳癸巳類稿也愛士若兩公士雖不遇不足嘅矣按俞又有癸巳存稿刊靈石楊氏叢書中

嘉道名將楊忠武而外必推新野齊勇毅公爲一時瑜晉矣囘部之役囘人讋二公威名稱忠武曰哈薩諾班

而稱公曰敵龍諳班哈薩華言美鬚髯敵龍華言虎也

忠武請老

天子從容問異日如有軍務武臣中誰可繼卿者忠武

奏齊愼材任將帥公自征川楚教匪征濬滑征關隴征

逆回均與忠武俱枕戈蓐馬不啻百戰勇名聞天下粵

海事起

命公爲奕山參贊徒以將將匪人束手而無所用其武

然撫夷之議獨不會銜公雖武臣不誠凜然鬚眉丈夫

哉

齊勇毅公之爲參贊大臣也事在道光二十二年公聞

命仰率親兵馳赴廣東比撫夷議成他將多以軍士積勞呈請獎勵公獨自慽無功不為麾下請一錢賞公之得勇號也

御筆親改為謙勇巴圖魯世以為謙字尤不愧云

道光二十三年春有白氣自大西南隅經九州殊域直掃參旗經五六十日不滅御史高要蘇公廷魁抗疏數千言大旨以時政乖迕歸過樞相穆彰阿聾立請罷黜而勸

上下罪己之詔開直諫之門語切至多所指斥

宣宗覽奏動容

特旨嘉奬公卽前筆所紀諫垣三直之一

東河縣丞趙君學彭武進恭毅公五世孫也蘭陽之役姚亮甫中丞夜出視工員勤惰見君領且寒慰之曰才不可恃此爲腥羶地有才者尤當愼君對曰學彭先恭毅爲職雖卑家法不敢踰中丞解衣衣之曰李制軍世傑卽出丞倅起家君勉之矣康祺竊謂上官如姚公下吏如君皆足爲今之從政者法

本朝欽卹民命愼重刑章大少司寇多以出身刑部司員者任之高平祁恭恪公其尤著也公自爲司員屢乘傳隨堂上官讞山西直隸湖南廣西諸省獄道光五年

武康徐蔡氏案臬司至自引決
特命公往鞫之得其旁證果寃奇寃相傳公內召爲侍
郎時有挾怨燒殺一家數命者司員以誤遺火種風烈
延燒爲詞公不答徐取日記小册示之曰某日之夕星
斗燦明無風君爲囚地獨不爲一家數命地邪卒擬抵
自是司員不敢欺
百詩先生遭母喪疏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
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側者又一年父諭之十
百不肯去世但知先生博學耳乃其內行敦篤若此此
之謂經師人師

江筠江聲兄弟並學問浩博精詣古人時有休寗二江無雙有雙之譽（按二江籍吳縣曰休寗者其祖貫也）聲字艮庭尤負絕質時又援何山大小之例稱曰小江

胡稚威蹭蹬不遇晚依蒲州田侍郎懋以太原志屬焉偶攖疾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已撤帳盛服殗殜舉手曰別矣既瞑氣蒸蒸若騰煙須臾復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爲南人乎北人乎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

陳句山太僕兆崙書法蘭亭取意觴遠侍講梁山舟曰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元龍及太僕也

吾邑名臣鄉賢祠明降臣張軍門杰謝太僕三賓亦濫列焉當時不知何人謬為陳請謝山先生年十四補諸生例謁學宮見二人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汙宮牆也亟擊取極碎之投之泮池乳虎初生已具食牛之氣信然

乾隆末年白蓮教初起蔓延極廣當劉之協之徒張正謨聶人傑輩聚衆倡亂於枝江縣時當陽縣令聞變坐聽事傳集書役語之曰白蓮教已反賊據枝江之灌灣腦與本邑界連邑中習教者宜先名捕以防內訌書役齊聲曰我等即白蓮教也更誰捕令拍案怒罵汝輩反

平日反卽反耳何怒爲令拂袖起羣役爭先拉殺之遂嘯聚據當陽縣城嗚呼世教不明邪說蠭舞星星之火坐視燎原一命食祿與有責焉可不祗懼哉

杭堇浦趙飴山爲百詩先生作傳志俱稱先生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後至京師執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精腆先生偶感疾命太醫院朝夕視旣病劇求移館

世宗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靑紗帳二十八舉之至城外十五里如卧牀不覺其行也歿後親撰文

以祭旂

賜𩞄章先生子詠作行述亦云然惟禮親王昭槤嘯亭

雜錄則謂延接先生乃安郡王瑪爾渾非

雍邸事

憲皇龍潛謹介尊嚴不與外人相見因安王邸俗呼四

王府故致譌傳及張石洲穆先生年譜援据極精始知

嘯亭之說不足信蓋瑪爾渾爲岳樂世子何敢擅冒

皇子令𩞄章尚存明稱

皇四子多羅貝勒則非瑪爾渾明矣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

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聲轂惟恐不與西溟先生有句云北闕已除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康熙已未試鴻博科時有進三不如之說於上前以毀百四十三徵士者按施愚山年譜作一百七十五人竹垞年譜作一百九十餘人王氏池北偶談方渭仁松窗筆乘及鶴徵錄引李武曾所記均作一百八十六人此則引張石洲閻百詩年譜仍其原文上意寖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見閻百詩與陸翼王書或曰進三不如說者高江村也休甯汪舟次方伯楫以諸生召試一等授檢討尋奉

命册封琉球爲其國撰孔子廟碑餽贐極豐臚力御不受國人爲建御金亭嘉道閒猶巋然翼然丹青無恙按册封一役以王人之貴惠臨下邦但求其文采風流不辱使命耳耀燕公四裔之版贍陸生南粤之裝取豈傷廉辭尤得體淸節若方伯宣東人瓣香祝之若夫關海互市之日金元交聘之年存國體於衣冠寄王靈於旌節片言必愼妙選四方專對之長一介宜嚴無忘六計弊廉之義

燕下鄉脞錄卷十四終